

午夜飛行 ⊙ 驤

瀛苑副刊

夜，很深。

乘著風，在高架橋上急馳如電。圓山的燈火由遠而近，以一種措手不及的倏然，如鬼魅般掠過車窗，攝去人的心魄之後，加速地呼嘯而去。

清晨五點，在電影院的黑暗中所迸發出的熱情，於五小時KTV的嘶吼聲中，揮霍殆盡。一如載滿希望的鐵達尼號，在光華散盡後，無言地沉入海底，揮別塵世情愛的枷鎖，選擇了在另一次元裡重生。

總覺得有種曖昧，悄悄地，在彼此的眼神間流動著，如月光下的淡水河，光影交錯縱橫，帶著不穩定的詭譎。誰都不想點破，「是不敢吧？」我想。

人與人之間，總是存在著層層的防備，用來捍衛脆弱的自我，不可諱言的，我也是這種人，終日汲汲營營於阻擋自己釋放真心。交談與微笑，一直沒有停歇，除了客套之外，還有一股不讓沉默出現的莫名堅持，推動著我不斷地努力經營。突然覺得，好累，累得想衝動地卸下面具，看看當年單純天真，有如一張白紙的自己。

年齡愈大，能遇到知己的機會就更加渺茫了。太過謹慎的結果，引發了一連串不必要的猜疑和顧慮。或許，在我們這個年紀，男與女，原本就很難有超越愛情的友誼存在，在缺乏溝通的情況下，造成了現在混沌不清的關係結界，難以定位。

一直覺得，臺北的夜景像紐約，華麗璀璨之外，也蟄伏著

無法探知的深沉與內斂。車，無聲無息地繼續前進，像一隻倦極欲歸的黑色捷豹，在閃爍的河岸燈火催眠下，不經意地流露出危險之外的慵懶神態，離家愈近，也愈容易解除武裝。朋友，你我都像蜘蛛，不斷地吐絲，架構出一張張密不透風的防護網，限制了別人，也困住了自己。而今，該是卸下的時候了。

天，漸漸地亮了。清晨第一道曙光的到來，終於，澄清了日與夜交接時的模糊不明。收音機裡，流淌出熟悉的旋律：「真心的朋友是誰，你我都能體會，患難時相隨，流淚時安慰，是真心，永不覺得累... ..。」